

袁隆平与华媒分享“中国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

本报讯 (记者 唐小晴 邓霞) “我有两个‘中国梦’，一个是水稻能长成高粱般的高度，稻穗如扫帚般长，谷粒如花生般大，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能尽快攻克；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如是描绘着自己的愿景。

7月7日，“开放崛起在湖南——行走中国·2013世界华文媒体高层湖南行”活动采访团走进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与83岁的袁隆平面对面交流。

当天，身穿灰白格子短袖衬衣的袁隆平向华文媒体高层介绍了杂交水稻在科研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杂交水稻最新研发情况。

2012年，袁隆平又领衔启动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的第四期目标攻关。“我虽在古稀之年，但还是属于‘80后’，要发挥老骥伏枥的精神继续在杂交水稻领域进行科研。要在‘90’前，实现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到了‘90后’的我仍希望进一步提高杂交水稻的产量。”袁隆平一番诙谐的话语，赢得了现场的热烈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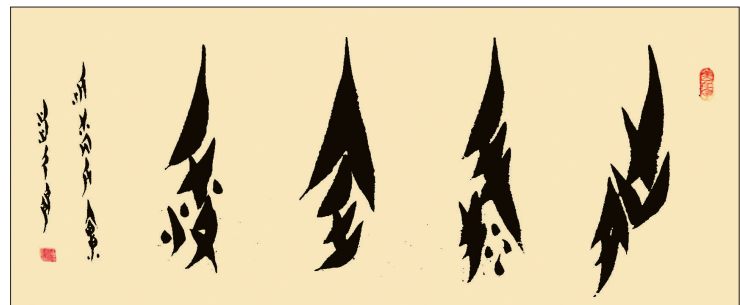
“是何种动力让您如此高龄，还不遗余力地致力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问题，您的‘中国梦’要如何实现？”美国《侨报》记者向袁隆平抛出此问题。

袁隆平表示，动力有外在和内在两大因素，外在的因素是自

己亲眼目睹了中国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大饥荒”，而始终觉得自己还有潜力研究杂交水稻是内在因素。“到底是什么动力，我也说不清楚，或是不满足于现状。”

在袁隆平看来，要圆自己的“中国梦”需要国家能制定更加开放的政策，助推杂交水稻更快地“走出去”；需要扶持龙头种业企业，给予包括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同时需要举力将长沙打造成“杂交水稻之都”。

“让世界告别饥饿的伟人，华人因您而自豪。”澳大利亚《大洋日报》记者特意将这样一幅字赠予了袁隆平院士，并希望杂交水稻技术能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地得到推广。



欧桥传媒 女书作者女书传人蒲丽娟湖南江永人

世界唯一 女性文字 江永女书的『危』与『机』

本报讯 (记者 李俊杰) 站在湖南江永女书生态博物馆的女书学堂讲台上，50岁的女书传人胡美月一边用粉笔在黑板上标注发音，一边对着课堂下的学生吟唱女书。

受祖母、已故女书传人高银仙的影响，胡美月5岁时开始学习女书，现在是江永为数不多的女书传人之一，也是目前受聘于政府、在女书学堂传授女书的老师之一。

据其介绍，为了拯救濒临失传的女书，江永县政府在女书流传的核心村落上江圩镇浦尾村上兴建了江永女书生态博物馆，并邀请女书传人开设学堂招生授课，力图让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

记者在江永女书生态博物馆内看到，女书从整体上看，是一种由左至右略有倾斜的长菱形字体，它的书写方式是由上至下，由右向左，没有标点，排列整齐，字的笔画线条纤细一致，字体修长、秀丽。讲解员介绍说，女书是一种表音的单音节文字，常用单字不过500余字。其特点是以形标音，通过同音借代手法表意，使用经济简便。

浦尾村的一位中年妇女告诉记者，在中午休闲时，她们会三五个乡民聚集在一块，用吟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情，遇到嫁女这样的大喜事，她们还会自发地组织在一起，高兴地围着方桌唱出嫁歌，增加喜悦气氛。

但由于受“母传女、老传少”的传承方式和“人死书焚”习俗的制约，随着上世纪90年代江永女书自然传人一个个离世，女书的传承受到阻碍，会阅读和书写女书的人越来越少。

为保护与改善女书文化的“活态”环境，江永县采取了大量的抢救措施。如专门成立了女书文化抢救保护及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出台《江永女书抢救保护规划》，确立了女书抢救保护目标；创办女书博物馆和女书网站，构建起专业的女书保护和传播平台；办起女书学堂，培养好女书新传人；开辟旅游线路，逐步发展女书文化产业等。

江永县政协主席刘忠华告诉记者，该县目前已培养了7位女书传承人，她们能说会写、会创作。此外，江永县还从保护女书传承人和地理、人文环境等方面来挽救濒临失传的女书文化，现已在女书流传的14个村中选择5个村落作为重点保护村，并逐步恢复坐歌堂、斗牛节、结拜姊妹等民间习俗。

谈及女书传承的意义，刘忠华认为，在众多的文化形式中，女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从精神层面而言，女书睿智而美丽，体现了一种坚忍不拔的风貌。她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女书和江永，当地政府也会加大保护力度，让女书永放光芒。

江永女书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女性文字，主要在湖南永州市江永县上江圩镇及其近邻一带的妇女中传承，并为妇女所专用。2002年，女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5年，女书以“全世界最具性别特征文字”被收入《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2006年，女书习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前，江永女书正在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到湘南，很多人都不了解，到过这个地区的人更少，因为自古以来这就是一个僻远的地方。中国诗词中描写苍凉偏远的千古名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正是出自当年沦落此地的永州司马柳宗元之手。在这位遭贬文人眼里，荒山野岭瘴烟异蛇的湘南就是天涯。

民间也有差不多的老话，说这里是船到了止、马到了死、人到了打摆子，一个南蛮绝地。繁华和发达，从来没和此地有过关系。

但今日之中国，早已没有了绝地，经济大潮已席卷了九州大地每一个角落。今天的湘南，是一个包括了郴州、衡阳、永州三市，及周围三十多个县区，土地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1700多万的蓬勃经济体。

由于它毗邻广东、广西、江

行走在湘南的山水间，竟是一种回家的感觉，秦时明月汉时关，唐代江水宋代山，原生态自然的纯美和古中华历史的本真，还都处处可见。

古城郴州，古称林邑，取“林中之城”之意，直到今天，仍有65%的森林覆盖率，110多处风景名胜。其中的莽山国家森林公园，被称为“第二个西双版纳”，仰山湖高山草原，被称为“江南内蒙”。特别是那一池碧绿的资兴东江湖，在当今中国70%以上的湖泊水库都已遭污染的大环境中，竟成了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环保奇迹。

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今天的这里，正在大规模地开发，一个叫做“承接高峰期”的建设高潮正在到来，整个湘南地区正快速地脱离内地、走出森林。高铁开通了，高速公路网建成了，沿

问题的再次重演，但并没有什么全新的思路 and 措施，还是老一套的攻防战：一方是加快“承接”、加快开发、加快“沿海化”，另一方是设立限制开发区域、保护“重点生态功能区”、抢救各类遗产，前者是大军压境兵临城下，后者是严防死守步步为营，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在何种程度上达成平衡。

当地领导将这个问题形象化为“穿皮鞋者和穿草鞋者的对话”，意思是，虽然保护生态和传统很重要，但本地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的要求更为迫切。毕竟，穿草鞋者想要穿上皮鞋是硬道理，是基本需求，穿皮鞋者想要换掉草鞋却是软道理，是吃饱了之后的高级愿望。

但问题也明摆着：等到所有穿草鞋者都穿上皮鞋、所有骑自行车者都买了汽车之后，再重新

湘南发展触碰世界难题

文 扬 (华商)

西三省区、又是湖南通往广东并到达沿海的门户，所以被划定为“试验区”，也叫“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意思是，借助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分工调整这个大机遇，利用本地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相对优势，有选择地承接从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企业，实现本地的跨越式发展。

在这样一个总体布局内，湘南顺势成了一个“承接载体”，短短几年之内，在“载体建设”概念之下的大规模建设平地而起，包括高速公路、高铁线路在内的基础设施陆续开通，包括“经开区”、“高新区”、“出口加工区”的园区陆续建成，一块新的经济热土，从千百年的荒蛮和偏远之中开辟了出来。

这是典型的“后发”式的开发。已经习惯了大城市发达景象的人们，突然来到这里，首先被吸引的，不是新楼新路新园区，而是久违的青山绿水、难见的蓝天白云！接着扑面而来的，又是数千年来积淀叠加的深厚历史，延绵至今未曾中断的古风古韵！

海与内地的隔离，瞬间就被冲破了。从这个曾经深锁于内陆的地方出发，一个小时车程就到广州，一个半小时到深圳。若仅用时间衡量，考虑到大城市的市内交通也经常以数小时计，那么，今日湘南其实已无异于广州郊区了。

据介绍，越来越多的广东人到湘南休闲度假，或买房置业，这个离珠三角最近的山清水秀之地，成了他们最直达的“后花园”。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大的阶段性课题。一方面是梯次发展带来的诸多好处，如沿海的“腾笼换鸟”和内地的后发优势，但另一方面，又是重复同一发展模式 and 道路带来的深刻隐忧：当“后花园”也都成了大工地和新工厂，当“中三角”也变得与珠三角、长三角一模一样，当湘南的永州和郴州终于成了广州的第二圈卫星城市，当湘、珠、赣三江源头最后成了城市水系的一部分……到那时再回头看，中国又一次永久性、无可挽回地失去什么？

从当前的情况看，虽然是老

认识这个问题，肯定是来不及了。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有相当一部分人长期坚持穿草鞋，自始至终骑自行车。

环顾今日世界，所有拥有传统资源的地方，其实都在面临这同一个问题。因此，湘南如何走出自己的发展之路，如何不落入野蛮开发的陷阱，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从历史经验上看，这个难题最关键的部分在于：不能等到所有人都理解和认清问题之后再采取补救措施，而必须要提前化解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冲突。与处理钓鱼岛问题的思路正好相反，不是将难题留给更聪明的后代，而是要靠完全不够聪明的当代人迎难而上。

这恐怕是“两型社会”建设内定的题中之义，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过程中隐含的必由之路。

世界性难题之难，正在这里。但愿，中国的湖湘人，这个具有“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精神气质的人群，具有解决这一难题的智慧和能力。

2013年7月12日